

周恩来养女 孙维世

沈国凡 著



现代中国出版社
Modern China Publishing House



0140346881

K825.78

253

周恩来养女 孙维世

沈国凡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K825.78
253



北航

C17148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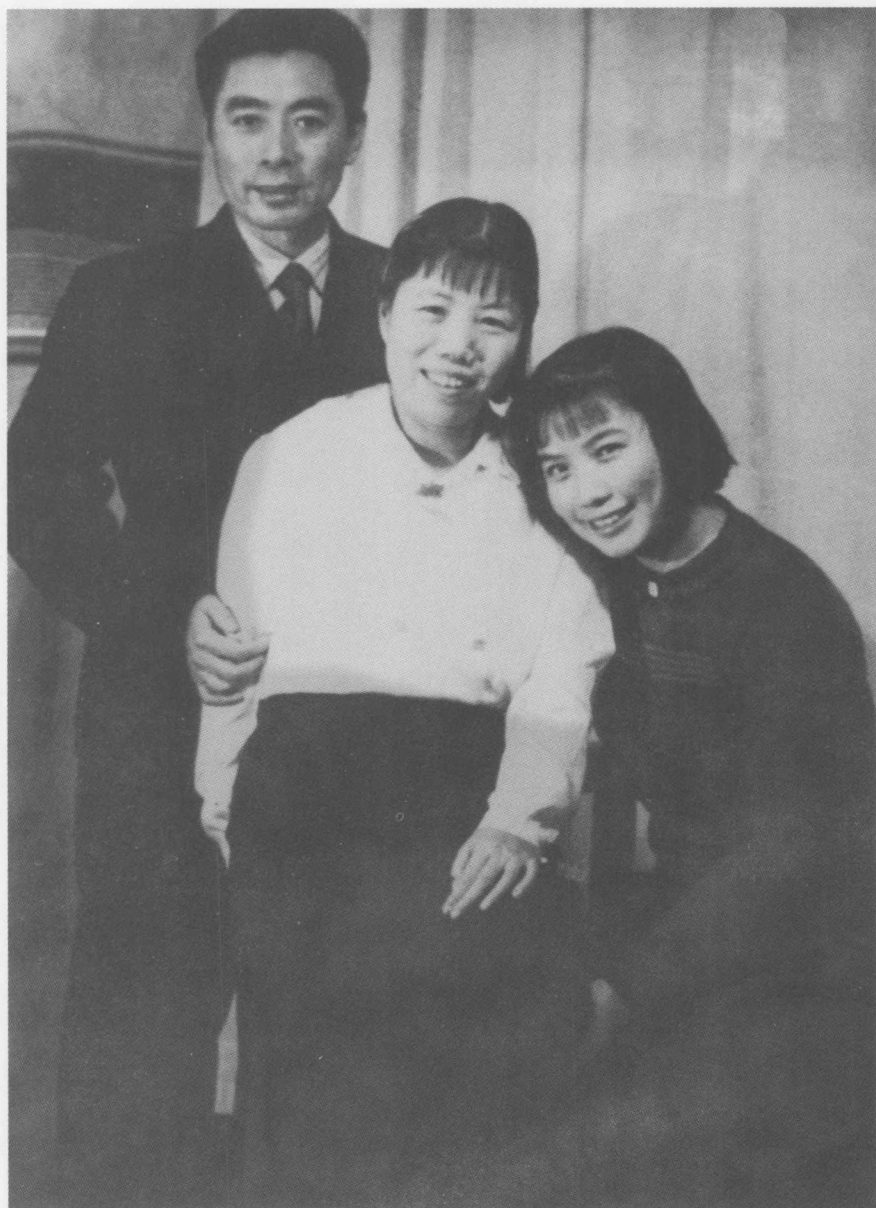
周恩来养女孙维世/沈国凡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54-0280-2

I. ①周… II. ①沈… III. ①孙维世 (1921~1968) —传
记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1488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陈立旭 柯琳芳
责任编辑 叶敏娟 章文岚
责任校对 康 莹
封面设计 古润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31 幅 15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 录

序章 长达四十多年的一个谜 / 001

特别法庭审判员指点迷津 / 001

哭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少女 / 003

第一章 孙维世父亲与朱德、周恩来的莫逆之交 / 007

偶晤孙中山私人秘书李贞白 / 007

与朱德义结金兰 / 010

拜会陈独秀 / 014

孙炳文、朱德拜见国共两党领导人 / 016

传说中的周、朱、孙“桃园三结义” / 021

第二章 孙维世父亲血洒龙华 / 027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邓颖超 / 027

褚民谊密报缉拿孙炳文 / 031

孙炳文惨遭腰斩 / 036

第三章 上海滩上初识蓝苹 / 041

妈妈，你还我妹妹 / 041

改名李琳 / 044

讲课的老师叫蓝苹 / 049

走上银幕的“小明星” / 055

第四章 在延安 / 060

- 周恩来夫妇的掌上明珠 / 060
- 见到了“妈妈同志” / 063
- 蓝苹成了江青同志 / 067
- 孙维世与江青同台演出 / 069
- 孙维世不再去毛泽东家的窑洞了 / 072

第五章 与林彪相识于莫斯科 / 076

- 骑马飞奔毛泽东的窑洞 / 076
- 考入莫斯科戏剧学院 / 079
- 林彪爱上了孙维世 / 086
- 勇敢的中国姑娘 / 091

第六章 一封神秘的电报 / 099

- 不同寻常的回国之旅 / 099
- 林彪家来了三位美女 / 104
- 江青的“推心置腹” / 106
- 解开电报之谜 / 113

第七章 令人羡慕的红色公主 / 120

- 孙维世送给邓颖超的礼物——一块石头 / 120
- 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的翻译组组长 / 125
- 周恩来家来了个“二女儿” / 132
- 周恩来的家训 / 136
- 才华横溢的女导演 / 140

第八章 周恩来送给孙维世的结婚礼物 / 147

- 爱上了“有妇之夫”金山 / 147
- “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 150
- 孙维世为周恩来夫妇举办银婚纪念 / 155

总理的礼物出人意料 / 158

第九章 婚姻出现危机 / 162

金山出事了 / 162

爱恨交加 / 165

金山复出 / 169

金山病危 / 170

第十章 周总理为孙维世“劝和” / 173

关于任锐之墓 / 173

邓颖超与孙维世的母女情 / 175

周恩来请客吃饭 / 177

周恩来打算退休以后去演戏 / 182

第十一章 从《初升的太阳》到香消玉殒 / 185

周恩来鼓励孙维世去大庆 / 185

拒绝江青的拉拢 / 193

大哥孙泱蒙难 / 198

金山被捕 / 206

周恩来批捕孙维世 / 209

孙维世被捕 / 214

夜半歌声 / 219

“美丽的白杨”香消玉殒 / 225

尾声 莫将血恨付秋风 / 230

跋 她是不死的女神 / 234

序章 长达四十多年的一个谜

特别法庭审判员指点迷津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曾有一个传闻，说是江青、叶群一伙人将周恩来的养女迫害死了。

周恩来的养女到底是谁？为什么江青、叶群要将她迫害致死呢？这不仅是对于我，对于那个时代过来的很多人，以及现在想要了解那个特殊年代，认识那位美丽而又充满才华的“红色公主”，剖析这桩特别命案的年轻人来讲，都一直是谜。

作为一名纪实文学作家，尽力地解开这个谜，尽可能忠实地用文字记录下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开始了对这件事情的相关采访和资料搜集。

2009年的深秋，阳光灿烂，金色的波光洒满了黄浦江。

我迈出地铁的出口，想立刻跨过公路，却见前面亮起了红灯，只得停了下来。停下的时间虽然很短，可让人觉得却是那样的漫长。

高楼林立，车流不断，出发时的兴奋心情在楼群的挤压和车轮的飞转下，显得更加急迫——我心中有一个萦绕了四十多年的谜！为解开这个谜，我曾访问过不少的人，搜集、查找过不少的资料。今天，我也是为此来到上海，专门采访一位知情人。

在急切的等待中，绿灯终于亮了。我急匆匆地跨进人流，涌过大

街，朝着前面不远处的一座大楼走去。

这是上海一家著名的医院，我要找的是一位正在这里住院的老人，他叫王文正。看过我以前出版的图书《共和国大审判》（第一部、第二部）的读者都知道这个名字了，他曾被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后来又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加了对林彪、江青集团案审判的全过程。

我走进病房，向老人说明来意，他伸出手来与我握手。

王文正老人八十七岁高龄，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躺了三年，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许多当年的人和事张口就能说出时间和地点，这除了说明他作为一名法官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之外，也说明这些事情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向老人提出采访周恩来总理养女之死的事情，希望他能帮我解开这个谜。

老人听后笑着说：“你可以看看当年的那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

我从挎包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这份判决书，双手递到老人面前。

他伸出有些发颤的手接过那份发黄的判决书，然后一页一页地向后翻，用手指着刚刚翻开的一页对我说：“你看看这里，你要找的那个人就在这些人的名字里面。”

我将头靠了过去，只见他手指着的那个地方写着：“……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和煽动而造成的冤案，使各级党政军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大批干部和群众以及归国华侨遭受诬陷迫害。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被迫害致死的有：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云卫、郑君里、孙维世等人……”

老人用手指着最后一个名字说：“就是她，她就是周恩来的养女。她名叫孙维世，是我国一位很有才华的戏剧家，也是这些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死了，死得很惨啊！”

我立刻想到搜集到的一些有关孙维世的史料，那些当年曾在延安

与孙维世相识的老人都称赞她是“延安美女”。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她深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们的关爱与信任，也可以说，她就是在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和哺育下长大成人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都称她是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可以在里面的中央领导人家里做客，也可以任意带人进去参观并吃上一两顿便饭的“红色公主”。这样一个几乎是通



■ 年轻时候的孙维世

了“天”的人物，有谁竟敢对她下如此毒手？

老人听了我的提问说：“谁？这份判决书已写得很明白了，是林彪、江青一伙人干的，说具体一点，那就是江青和叶群干的。”

我之前搜集的许多史料都披露过孙维世死时的惨状：她浑身是伤，几乎是赤裸着身子躺在地上，人已经死了，但冰冷的手铐和沉重的脚镣都还紧紧地锁着她的四肢。据说头颅中还被插入了一根长长的钉子……

想到这里，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哪，女人整女人竟会残忍到如此地步！

我问：“江青、叶群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女子下毒手呢？”

王文正老人说：“说起来话就长了，孙维世是一位革命烈士的遗孤，后来由周恩来夫妇将她养大……”

哭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少女

原来，孙维世与其兄孙泱、其妹孙新世，都是朱德、周恩来挚友孙

炳文烈士的儿女。

孙维世父亲牺牲的时候，她才六岁。

母亲任锐当时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只能将年长的哥哥孙泱带在身边做个帮手，无暇顾及年幼的女儿。

1937年冬日的某一天，位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门外来了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吵着要进办事处里面去。问她有什么事，她说要报名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参加抗日。卫兵看她只是个半大的孩子，又没有熟人介绍，当然不让进去。可这个女孩子却硬是不走，催急了她就站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外哭。卫兵越是劝，她就哭得越厉害。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下文简称“八办”）是一幢四层的小楼房，设在汉口原日本租界中街9号（今长春街57号）。董必武于1937年10月来武汉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初设在汉口安仁里1号，同年12月迁此。这是抗战爆发、国共联合抗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公开办事机构。

日常工作是向有关部门领取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服装和其他物资，或转运至延安，或直接送往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此外，还帮助许



■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外景

多爱国青年前往延安学习，仅在1938年的夏秋间，经介绍到延安的就有八百多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个女孩子才决定跑到这里来，要求去延安。

卫兵问她为什么要哭，她说：“你不让我进去我就要哭！”

卫兵劝她说：“这里是八路军办事处，不是小孩子能随便进去玩的地方，你哭也没有用。”

她说：“我要哭到你们让我进去才不哭。”

无论卫兵怎么劝她就是不听，搞得卫兵没有办法。

卫兵对她说：“我身上还有公务，没时间跟你这么总说话，你哭好了，我可没时间再管你。”

小女孩更加倔强地说：“你不管我就更要哭。”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从外面开来，停在办事处的大门前。

车门打开，从车上走下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

他一眼就看到了在办事处门前哭着的这个半大女孩，见她总是哭个不停，就走过去问她：“小妹妹，你哭什么？”

女孩子一边用手擦着眼泪，一边说：“我要到延安去。”

中年男子问道：“你到延安去干什么？”

女孩子答道：“参加抗日。”

中年男子听后哈哈地笑了，问道：“你多大了？”

那女孩子说：“十六了。”

中年男子走过去，用手摸着她的头说：“才十六岁呀，你还是个娃娃嘛，你回去问一问你爸爸同不同意你去？”

这一问，女孩子哭得更厉害了，她说：“我没有爸爸。”

中年男子一听不对，就问道：“你怎么会没有爸爸呢？”

女孩子说：“爸爸被国民党杀死了！”

女孩子突然说出的这句话，令这个中年男子有点吃惊，急忙问道：“你爸爸是谁呀？”

女孩子看看他，不肯回答。

中年男子用手指着门前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关切地说：“你看，这里是八路军办事处，孩子，别怕，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

女孩子抬起头来看看这个中年男子，见他浓黑的眉毛下是一双慈祥而又令人信任的大眼睛，可是他却没有穿卫兵一样的八路军军装，就反问道：“你是八路军吗？”

中年男子笑着点点头。

女孩子并没有相信，她走上前去，用手指着问话的中年男子，对那个站岗的卫兵说：“他是八路军吗？”

卫兵向她点点头。

卫兵的肯定增加了女孩子对这位中年男子的信任，她问道：“我告诉了我爸爸的名字，你能让我去延安吗？”

卫兵朝女孩子笑着说：“他要是行，谁还能同意你去延安呢？”

中年男子朝她笑着说：“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了吗？”

女孩子说：“孙炳文。”

这个名字让中年男子吃惊不小，他怔怔地看着面前这个倔强的女孩子，用几乎颤抖的声音问道：“孩子……孩子……你是小维世吧？”

女孩子拼力后退了几步站在那里，闪着一双晶亮的大眼睛问道：“你是谁呀？”

中年男子说：“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周恩来，是你的‘周爸爸’呀！”

女孩子惊住了。她一心只想着要去革命圣地延安，投入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去，却万万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热爱的这位爸爸生前的老战友。十年，整整十年了啊，自己如同一棵稚嫩的小苗，在岁月的凄风苦雨中一天天长大。多少童年的记忆，多少丧父的痛苦，多少人间的磨难，多少无言的悲伤，这时都一起涌上心头，她叫了一声“周爸爸”，一下子扑在周恩来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第一章 孙维世父亲与朱德、周恩来的莫逆之交

偶晤孙中山私人秘书李贞白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城郊魏家山，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因家境贫寒，自幼发奋苦读，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孙炳文在京师大学堂学习期间，参加了京津等地激进青年组织“铁血团”。1910年初，孙炳文、俞云纪、黄复生、刘云门和汪精卫奉密令刺杀宣统时期的摄政王载沣。事败后，汪精卫、黄复生被捕入狱，孙炳文常于星期天约友前去探监。汪精卫等人保释出狱后，孙炳文仍赞同之前的革命主张，后加入同盟会，并以同盟会京津分会文牒部部长身份兼任《民国日报》总编辑。



1913年，孙炳文参加“铁

■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1885—1927）

血团”暗杀窃国大盗袁世凯，事败后被通缉。为躲避追捕，他从北京回到家乡四川南溪县。刚回四川时，孙炳文曾在南部县第三师范学校当老师。他在南溪办过贫民夜校，也在成都、遂宁教过书。

孙炳文胞兄孙炳章，此时在成都谋事，认识很多朋友，见他终日在山村当一名教书先生，怕这位胞弟沉闷，便约他方便时前往成都小住。

就这样，孙炳文时常往来于南溪和成都之间。他每到成都除了外出会友，大多时间都是关起门来读书。有一天孙炳章突然走进屋，拉着他的手说：“今天得让你把手里的书本放一放。”

孙炳文不解地问道：“难道你有什么急事吗？”

其兄笑着说：“我是想约你去会见一个人。”

孙炳文问道：“什么人？”

其兄说：“一个大人物。”

孙炳文不解地问：“什么样的大人物？”

其兄说：“你跟我去就知道了。”

孙炳文跟在其兄后面，从盐市口穿过总府街，再走过几道窄窄的小巷，便看见一座茶馆，弟兄二人就走了进去。

四川的茶馆里到处都摆放着竹椅，几张竹椅围着一张小桌，桌子上放着瓜子、花生之类，饮茶的人就围着这张小桌一边喝茶一边嗑着，有的还一边打麻将一边摆龙门阵（讲故事）。几个给客人加水的小伙计提着滚烫的铁皮茶壶，在人群中来往穿梭，只要有人呼唤，就会听到小伙计们的回应声，然后你不用看人，只管用手轻轻地打开茶碗的盖子，那长长的壶嘴便会从你的身前或身后伸过来，在你还来不及看清楚是谁的情况下，已经准确无误地为你的茶碗里倒上了滚烫的开水。

在靠窗的一张小桌前，有一位先生坐在那里，他戴着一副眼镜，一边喝茶一边看着手中的一张报纸。

弟兄二人走过去，那人便站了起来。

孙炳章指了指孙炳文，向那个人介绍说：“这就是我想向你介绍的我的胞弟，名字叫孙炳文。”

那人立刻向孙炳文抱拳问好。

孙炳章对弟弟说：“这就是我要向你介绍的李贞白先生。”

听到这个名字，孙炳文不由吓了一跳。他站在那里，看了看对方，心中不停地嘀咕：“这难道真是李贞白先生？”

那人见孙炳文有些犹豫的样子，就取下眼镜，向他点点头。

孙炳文仔细一看，此人中等身材，面容白净，举止文雅，于是抱拳很客气地问了声：“先生好！”

李贞白何许人也？此人早年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私人秘书，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孙炳文此时能与他相见，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三个人便一边喝茶，一边各自谈起对时局的看法。

孙炳文认为，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建立由国民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家，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使自己国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一步，如不这样，则国不能强，民不能富，兵不能壮，社会不能进步。要实现这些，就必须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驱逐鞑虏，光复中华，平均地权，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居于四川盆地中心成都的孙炳章虽然知道弟弟是一位“革命党”，但还是为弟弟这番激进的言论感到吃惊，他已完全不能认识面前这个经过几年京师求学而迥异于往昔的弟弟了。

李贞白却是另一副表情，他很少说话，只是专心地听着，面前这个年轻人的讲话深深地将他吸引，他不停地点着头，脸上不时露出笑容。

李贞白对孙炳文说道：“听了你的话，使我想起了与你年龄相仿的一个年轻人，你们两个所说的话，就像从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的。”

孙炳文听后感到吃惊，问道：“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李贞白说：“我们四川的老乡朱玉阶。”

孙炳文问道：“你说的就是那位靖国军的旅长朱德吧？”

李贞白说：“对，就是他。”

李贞白接着说：“朱德的部队现在正好要到四川驻防，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介绍你们两个人认识一下。”

孙炳文一听非常高兴，连说：“好，好。”

与朱德义结金兰

1917年春，成都郊外的龙泉驿。桃花在明媚的春光下绽放，灼灼烂烂，如云似霞，织满大地。

李贞白约孙炳文一同去看桃花。

李、孙二人沿着郊野的田埂走着，家乡的春天令他们沉醉。可是那些不远处的小路上，拉家带口推着“鸡公车”（旧时四川农村推的一种独轮车）外出逃春荒的人群，却让他们感到心碎。如此美丽的河山，何时才能真正地使这些饥民安居乐业呢？

李贞白对孙炳文说：“炳文，你最近有时间吗？”

孙炳文说：“我是一个闲人，时间总会是有的吧。”

李贞白说：“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在茶馆里分别时说的话吗？”

孙炳文说：“记得呀。”

李贞白说：“那好，过几天我带你去见他。”

孙炳文高兴地说：“好啊好啊，他在什么地方？”

李贞白笑着说：“最近他的部队换防到四川来了，驻扎在泸州，我带你去见见面，保证你们会‘一见钟情’。”

李贞白的话说得孙炳文哈哈地笑了起来。

几天后，孙炳文处理好了一切事情，向哥哥说明了去向，就跟随李贞白来到泸州。

泸州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城，汹涌澎湃的长江水从城边奔涌而过，不时翻腾起层层浪涛扑向山崖。泸州城外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乃川南之门户，兵家的必争之地。

朱德在此之前早已得到李贞白来信，说是将带一位可信的朋友来与他相会。当与孙炳文见面时，便如同熟人一样地紧握双手，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当晚，朱德设宴为二位洗尘。

席间谈到国事，孙炳文谈及自己的看法，立刻得到朱德的认同。三位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投机，一桌酒席，竟吃到月上三竿，鸡鸣三声。